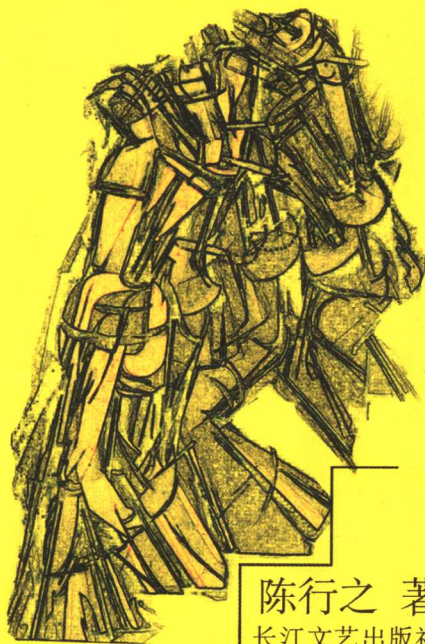


危险的移动



陈行之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危险的移动

陈行之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险的移动/陈行之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4

ISBN 7-5354-3015-5

I.危…

II.陈…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5321 号

责任编辑:湛毅 王虹 责任校对:黄黎丽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640×960 毫米 1/16 印张:26.625 插页:2

版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30 千字

定价:29.8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作者像

郑文华 摄

获得认可的欲望不是人类自
由的起点，而是一切不幸的根源。

——霍布斯*

*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英国现代政治哲学奠基人，主要著作有《论公民》（1642年）、《利维坦》（1651年）、《论物体》（1655年）、《论人》（1658年）等。

序言：

难以化解的灼痛

——读陈行之新作《危险的移动》

001 ●

陈忠实

习惯上被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陕西涌现出一批颇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那时候属于中国社会（也包括文学在内）的破禁解冻时期，文坛和整个社会一样呈现着新思维的巨大活力，这些高涨着诗性激情的青年作家初出茅庐，创造欲望表现欲望求索欲望都十分强烈。每有集会，这些来自黄土高原、关中平原、秦岭山区和汉中盆地的作家聚到一起，用陕西三大地理板块差异很大的语气和发音，竟相对刚刚出现的新文学流派坦率发言，或者向大家介绍自己刚刚读过的某部翻译小说的新鲜感觉。无论那些地域方言的发音如何大相径庭，有一个字的发音却是一致的，就是把“我”字发出类似“俄”的声音。北至长城毛乌素大沙漠，南到秦岭巴山的汉水坝子，以及被称作帝王之都的渭河平原，竟然以“我”字完全相同的发音标志出一条共有的基本特征。

在这一群用“俄——俄——”的发音慷慨激昂或沉稳睿智或俏皮尖刻地表述各自见解的青年作家中间，出现一个操最标准京腔的人，反而让众人感到陌生，感到有点儿不大协调。这个用京腔说话的人就是陈行之。

尽管陕西籍青年作家走出潼关，走到南方东方东部西部，常常会因“我——俄”的奇怪发音引起好奇者的模仿和善意的嘲弄。然而，在陕西境内的聚会里，陈行之纯熟顺溜的京腔却成为不合时宜不合地宜的弱势音响。有玩笑说，一窝土蚂蚱把一只洋蚂蚱箍住了。

其实，这只洋蚂蚱和这窝土蚂蚱早已融会贯通为一体，他甚至已经与其

中的一些人成为莫逆之交。

陈行之在这一茬刚刚冒出的青年作家群里，属于更年轻的一位。他获得大家的尊重，首先是因为他的创作实力，确切点儿说，是出手不凡的创作实力。他的中篇小说处女作《小路》在颇有文学资历的《延河》发表，曾经引起这个青年作家群体的热烈反响，后来，《小说选刊》又隆重推荐给了全国的读者。素来只发表短篇小说的《延河》破例分两期发表《小路》，也获得了作家们的敬重，被赞誉爲既有文学眼光识得好货又有博大胸襟不惜破格推出新人佳作的伯乐。

陈行之这一时期的创作属于青春激情诗性的喷发期，单是中篇小说就接连发表了十一部，还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他是那种才思敏捷并且高产的青年作家。这批作品从题材上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类：

前两类为知青题材和陕北题材，这两类题材有明显的差异，也有无法剥离的筋脉拉连。陈行之从北京到陕北插队时，尚属从少年到青年过渡的那个稚嫩而微妙的生命区段，突然从首都北京踏进荒原秃山连绵不尽的黄土高原，从窗明几净的北京学堂进入用麻纸糊着窗格的昏暗的土窑，嚼咽土豆和苞谷小米，从事砍柴放羊抡镢挥锨的纯体力劳动，生活带给他的那种复杂感受，肯定要比落生在土窑火炕上的当地作家更强烈更敏锐，会获得更独到的生活视角。他写与他一同走进陕北的洋蚂蚱们在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里心灵和精神所经受的炼狱般的洗礼，也写他们看到感受到的男男女女土蚂蚱们的生存形态，写他们对明天的期待，对理想的追求，对爱的渴望……陈行之是外来人，是洋蚂蚱，他虽不及当地作家对生活习俗的熟悉，却也避免了因为司空见惯而导致的麻木和不敏感，以及囿于一隅的视野狭窄和思维局限，多了一种新鲜和敏锐，多了一种较为开阔的眼光和更富活力的思维，这就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明显区别于同样以黄土地为题材的当地作家作品的气象，别具一格，独成一景，令人耳目一新。

陈行之的眼光和思维没有完全专注于黄土高原，他同时还投注于急速变化的社会生活，这就有了他写作的第三类：关注社会与人生题材的作品。中篇小说《生者与死者》在《当代》一经发表，就引发了较大反响，我也受到了震撼与启迪。就这部写作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作品而言，应该说，他是较早提出不正常的社会生活对人产生异化这个尖锐命题的作家。

上述三类题材的作品尽管生活层面上的距离较远差异很大，然而有一个共同的灵魂徘徊其中，这就是：陈行之对社会和人如何求得健全发展的生存

形态的思考。这既显现着作家的襟怀，也蕴涵着作家超前的思想。这是一个作家艺术个性的最重要最具价值的标志——独立体验所获得的独特发现。

陈行之在喷涌般写作的同时，还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大型文学双月刊《文学家》。《文学家》是至今仍令我这一茬年龄的陕西作家以温情兼着遗憾缅怀着的杂志。陈行之在《文学家》主事的时候，有一件事影响颇大：给陕西作家开辟专辑，有作品，有言论，有评价，有作家写真，一位作家一个专辑，占去一期刊物四十万字的大部分版面，让读者全面了解一位作家的作品和他的成长道路。此举对刚刚形成影响的陕西青年作家群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贾平凹、路遥等都上过这个专辑，我也是幸运者之一。

土蚂蚱们敬重亲近这只洋蚂蚱，在于这只洋蚂蚱的文学之心文学之情是博大的也是纯真的，他自己在努力写作着，同时也在努力把他的同代朋友推荐出去，扩大他们的影响和知名度。这是一个人的人品、修养和精神境界的表现。

到九十年代初，陈行之工作调动到北京，我和朋友们以一种颇为矛盾的心情为他送行，既乐见于他到更广阔的世界去发展作为——北京毕竟天高地阔，并且是他的故土——也怀有走失一位好编辑好作家兼好朋友的缺憾。

十年以后，陈行之把这部名为《危险的移动》的长篇小说书稿寄我，读罢有诸多的感动和慨叹，最强烈的竟然是一种难以抑止的灼痛。其实，在整个阅读过程中，通过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生活轨迹所呈现的波动起伏的心理脉象，就已经常常使作为读者的我忍不住吁出一口气来，惊叹这脉象正暗合着生活深层无形无序却得意地运行着的潜流的征候，触目惊心却无法捕捉，感知到灼痛却只能哑口。我很钦佩陈行之的这一双眼睛，这是一双既敏感又富于穿透力的眼睛。

关注生活的发展变异，把握生活运动的脉象，是现实主义作家的天然属性和自然要求。陈行之面对纷繁的生活世相，显示出独特敏锐的眼光，又聚焦于一个独特的视角，营造出了一个接近于生活原生态的世界。《危险的移动》避开时下依然持续热着的“官场小说”的写法，选取处于纯官场边缘的一个“单位”下笔，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从“脚趾”上把握和触摸到了心脏搏动的脉象。

作家切入生活的视角，决定于作家感知生活的社会位置和角度以及艺术表现的种种需要与斟酌。陈行之在《危险的移动》里几乎没有涉及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也没有肮脏的权色交易，他描述和展现的只是权力网里人与人极

其微妙的所谓“关系”，处在这张网各个位置上的角色，在承上在启下在平行的关系里纵横捭阖的技巧，或者说一种别具特色的生存智慧。

在这张关系网里，有人把生存智慧和生存技巧演练到超绝如魔术戏法般天衣无缝，而表演过程也如魔术大师一样从容不迫矜持自如，然而却与魔术师仅仅只是取悦观众的小小目的大相径庭——发展自己扭曲对方，笑眯眯地置对方于死地而绝不心跳。被扭曲被置于死地者眼瞪得老大却找不到看不出哪儿出了毛病，接受扭曲接受齷齪的结局却说不出话来。

作为读者的我跳出被扭曲被齷齪者的具体局限，从最浅显一层说，人把天赋的智慧用到事业上的比例极小，而把智慧里最精彩的部分发挥到扭曲别人的功能上去了，这是一种浪费；稍微往深里想，这类富于生存技巧的人，已经形成生活深层里的一股潜流，得意地舞蹈于神圣的法典庄严和党纪政纪之下，而又不露声色，构成亵渎和蔑视社会公正和社会道德的极其危险的破坏力，即所谓潜规则。《危险的移动》演绎着解析着的正是这种潜规则运动的全过程。

陈行之以敏锐的眼力，把隐藏在这一过程里的曲里拐弯的运行轨迹展示得惟妙惟肖；他以非凡的思想穿透力，把隐藏在其中的心灵污秽人格齷齪，解析得如丝如缕。我真切地感知到这种东西在当代现实生活里无声无响的渗透力，真切地感知到它对民族心理结构必然导致的异变和溃散。只是在这时，我才领悟到那个“移动”的“危险”的意蕴。这种危险较之于百万千万的权力金钱交易的危险可能更具破坏力，它游走在各种法典条律和公共道德评价之外，以至于使整个社会健康健全的运行机制空转。尽管本书没有大起大落的大事件大情节，却使我心灵深处感受到惊心动魄，后脊发凉，含混着难以化解的灼痛。

《危险的移动》无疑是把握住了生活发展到今天的脉象的作品。陈行之呈现给我们的令人灼痛的“危险”，自然在于引起社会的审视；处在这种“危险”中而不觉或者麻木，又是更深一层的“危险”。这里，我又感知到作家陈行之面对生活面对民族未来的强烈的责任心，由此而理解作家保持思维的敏锐性和思想穿透力的原动力。这是作家应当获得社会和读者尊重的根本原因之一。

《危险的移动》的骨架是现实主义的，有一个大致依时序发展的故事，其中几个主要人物性格的刻画，有一种鞭辟入里的透彻和鲜明，成为诱惑和引发我阅读兴趣的关键。我在翻译作品和本土作品的阅读选择中，最易引发

兴趣的是对过去或正在进行的生活发出透辟有力的独自声音，人物形象心灵历程让我发出呼应以至称绝的作品。那一刻，我会感到自己被点亮了，从混沌里一下子走了出来，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我会充分感受到小说阅读的意义和美的享受。《危险的移动》的阅读即如此。

时下的有些小说似乎陷入了某种误区，成堆成垛地堆积铺排某些陈腐的生活习俗，某些怪异的甚至不堪的细节，还要罩上一缕魔幻的时髦色彩，以为这就是文化。我感觉到了这类作品里思想力量的软弱，自然很难唤起阅读的兴趣。《危险的移动》卓尔不群，就在于作者所揭示的人物心灵各个层面的逼真和鲜活，这是陈行之的独自发现，也是我对现实主义创作获得自信的一个文本。

《危险的移动》的语言魅力，是不断激发我阅读的重要诱因。通畅准确的叙述语言，富于弹性和质感，通体呈现着睿智与沉静的叙述姿态，可以看到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作者的情怀。人物对话的精彩，取决于对各个角色心理脉象的准确把握。准确才有生动，才有个性的突显，才有艺术的质感，才会对读者产生可信和阅读兴趣的诱发。我在感知陈行之透视人物心灵隐秘的敏锐的同时，也很钦佩其语言表述的老到自如。它绝不是那种时下常见的为显示语言风格而故意强做出来的矫情语态。语言是小说的载体也是作家手中的工具，是作家完成创造的最直观最外化的形态。作家在酝酿某种新的创作时的诸多图谋和设想中，大到鸿篇巨制，小到千字短章，都有一个语言选择的过程，即要选择寻找到最适宜表述新的人物新的体验新的情绪的语言结构和语言姿态，这是写作者的常识，也是写作者的基本功夫。鲁迅不可能用写阿Q的文字去写祥林嫂，也难以用《秋夜》的语言去写《社戏》。陈行之在《危险的移动》中选择了负载半官半文知识分子生活形态心理情绪的最恰当的小说语言，透见出作者对他们的态度和情绪，如同我们从鲁迅截然不同的文字形态里感知他对阿Q和祥林嫂绝然不同的情绪一样。从过去读陈行之的中短篇小说得到的印象，到这次再读《危险的移动》，单就语言而言，他的确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飞跃。语言风格的选择或者形成，从纯粹写作的角度来说，当是作家走向成熟并彰显成熟个性魅力的重要标志。

在我的印象里，陈行之从小说创作发轫之初，就是一位呈现着直面社会直面人生姿态的作家。《危险的移动》最终证明他的眼睛一直关注着社会现实，他的笔触一直没有离开当代社会的潮涌和病相。

我想到杰克·伦敦。人们评价他是一位“终生都把手指紧紧按住生活脉

搏”的伟大作家。我喜欢这样的作家和他们对生活有独到开掘的作品，自然与我写作的兴奋点趋同有关，绝无排斥和轻视那类虫鸟花草趣味的作品的意思，读者欣赏趣味的需要是多向的，触发作家创作的兴奋点也是大相径庭的。然而，读者群中确有较大一个群体喜欢阅读离自己生活的时代较近的作品，尤其是对既富于前进活力又呈现着某些纷繁浑浊的时下生活发出深刻的独自声音的作品。

《危险的移动》当属这类杰作，相信它会引起读者的共鸣。

2004年12月9日 二府庄

目 录

001	序言：难以化解的灼痛	陈忠实
001	第一章 你从哪里来	
026	第二章 跳舞的人	
053	第三章 刚栽下的树有多大荫凉？	
070	第四章 岁月之尘	
087	第五章 天道者无常	
107	第六章 有欢乐必定有忧愁	
140	第七章 正义在飘摇	
167	第八章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196	第九章 最后的推动	
222	第十章 一种选择，一种结果	
261	第十一章 迷乱	

288	第十二章 胜利者的胜利
313	第十三章 永恒的法则
342	第十四章 冬天无雪，夏天必定多雨
370	第十五章 是结束，也是开始
411	后 记

第一章

你从哪里来

001 ●

第一章
你从哪里来

● 一 陌生的世界

人在世上走一遭，总会有一些特殊的日子让人难以忘怀。

这些特殊的日子一开始可能不被在意，但是它一旦进入人的生命年轮，就会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不断被补充进新的内容，直到你刻骨铭心。

八月三十一日对于金超来说就是这样一个日子。

这天早晨金超来到了首都北京，当时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天在他生命历程中的重要意义。后来他无数次想起它，他发现所有成功的欢乐和遭受挫折的痛苦，都与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平平常常的日子有关，他的一切都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这是他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走进大城市。

当时，形象丑陋的北京西站还只是图纸上的一种设想，关于北京西站的种种腐败传闻还没有成为老百姓的街谈巷议，位于东长安街南侧的北京站仍是全国火车进京的主要门户。

这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小伙子，中等身材，面貌黧黑，目光纯净，就像所有从农村来的小伙子一样。他穿着短小的白色衬衫，肩胛处还印着没有洗掉的青草印痕；一条说不上什么颜色的裤子，膝盖处形成两个很大的隆起，裤脚磨出了毛边；一双城市里已经没有什么人穿了蓝色球鞋，显然刚刚被擦拭过，橡胶部分白得耀眼。

和每年这个时候一样，北京院校在车站广场设立新生接待站，到处都是校旗和彩旗，大客车在稠密的人群中穿梭，把拘谨的新大学生们拉运到各个

院校去。一些长时间等待的在校生，用高声叫卖式的招徕排解着寂寞，同时也显示已经与这个城市融为一体的优越，在新到的大学生中间造成压力。

金超怯怯地走着，在铺盖下面转动着头颅，在无数旗帜和横幅中寻找他考取的大学的名字。他在广场东侧发现了被风吹得有些倾斜的横幅，“中国文化大学”带给他一种亲切的感觉，这是他在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无数次端详过的名字。这几个字带给他和父亲、母亲、弟弟、妹妹无尽的喜悦，在那个贫穷的小山村引起艳羡、欢喜和嫉妒，把谁也不放在眼里的普通人家上升成为令人瞩目的大户，就像人们看待和议论村长金秋明家里发生的事情一样。一个月之前还因为承包土地问题刮了父亲一个耳光的金秋明矜持地抚摸着通知书上的这几个字，说：“好的哩！娃娃，你咋是好好学习咯，毕业了，到咱县上当个大官，看咋受活！”

他脸上浮现出笑容，怀着愉快的心情快步向那里走去。

没走几步，金超的脚步就变得迟疑起来。他把行李放到地上，用胳膊擦了擦脸上和脖子上的汗水，远远地看着要去的地方。在几张桌子后面，站着五六个人，面向他这一边的似乎是两个大学生，一男一女，他们正在交谈，女生笑得很厉害，用一只手遮住了嘴巴，但是金超听不到她的笑声，广场上太嘈杂了。他觉得女生朝这边看了一下。当然，她是不会注意到他的。

在火车上，金超已经知道他无法和这个世界交流，没有人听得懂他的语言。

金超说一口K省北部山区的方言。这是曾经被相声大师在表演中夸张使用过的语言，但相声大师模仿的话是很好懂的，因为他要考虑听众。金超就不同了，他使用的山窝子语言，山这边和山那边的口音都会有很大的差别。当人们困惑地看着他的时候，他才知道他从小就使用的不是这个世界的通用语言。

现在，他害怕和桌子后面的人交谈。

他看看四周。四周不乏他这样从农村来的大学生，目光惶惑不安，守着自己的行李，无助地等待着什么。他听不到乡音。在这个庞大的世界里不太可能听到只有几百个在黄土地上劳作的人使用的语言，金超沮丧地想到了这一点。

显而易见，没有人能够帮助他。

他不得不向那里走去。他拎着沉重的行李，觉得走了很长时间，那个女大学生注意到了他，他也就直接问她。

漂亮的女大学生只感觉金超的语言像某种物体一样在口腔里很复杂地打了许多转儿，发出一些奇怪的音响，却没有听懂一个字。

“对不起，我没听懂……”姑娘微微前倾着身子，歉意地说。

金超的脖子红了，不知道再问一遍还是干脆就不要问了。

站在女大学生身边的小伙子回过身来。小伙子足足有一米八的个头，穿一身浅色西装，白色衬衫最上面的两个纽扣敞开着，平添了几分潇洒自如的神态。他脸部线条生动，鼻梁高挺，两只眼睛好像有一种无所畏惧的穿透力，直接看到你的心底。当他往这边看过来的时候，金超的目光本能地回避躲闪了一下。

“你说什么？”标准的普通话，像是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

金超把那句问话又对小伙子说了一遍。

小伙子笑了，伸出一根手指点着金超，带着几分得意地说：“K省人。”

金超点点头。

小伙子又说：“洛泉地区，崞阳县人。”

金超很惊讶，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只是默默地点点头。

“而且，”小伙子炫耀地溜了姑娘一眼，“而且我知道你的家乡是县城西南五十里的谷庄驿，谷庄驿北边三十里的崔家沟煤矿有一座已经自燃一百多年的煤山，到处都是烟火，有人说那里长出来的玉米都是熟的，掰下来就可以当烤玉米吃……”

姑娘笑了，两只漂亮的眼睛放射着异样的光亮，看着小伙子。

小伙子潇洒地伸出手，把金超由于汗湿显得有些苍白的手抓在手里，热烈地说：“我也是K省人，咱们是老乡。”

遇到老乡应当是件高兴的事情，但金超反应冷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让人知道这么多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金超很不愉快。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只能做出高兴的样子，说了一句什么。

小伙子翻译给姑娘说：“他说他不晓得咋走……”

姑娘被小伙子故意流露出的K省口音逗乐了，但没有乐出声音。她已经注意到金超脸上的不快。

金超白了那个自以为是的小伙子一眼。

小伙子热情有加，说：“来来来，先把行李放下。”也不管金超同意不同意，从桌子那边轻巧地把行李提了过去。

“请先在这里登记一下。”姑娘把一张表格推到金超面前，用动听的嗓音

说，“在这里等一会儿，学校有车来接。”

填写登记表的时候，金超恢复了自信。他的字写得很好，好到足以让人喝彩的程度。果然，姑娘把表格拿到离眼睛很近的地方仔细看过，由衷赞叹说：“呀！你的字写得这样好！”

金超做出不以为然的樣子，把钢笔重新别进口袋。

他想尽可能离小伙子远一些，他看到几个彼此不言语的新生站在另一侧，他想到那里去。但是小伙子好像故意和他作对，用愉快的口气叫住了他。

“介绍一下。我叫陆明，她叫纪小佩，和你一样，我们也是新生。”

新生？金超怔住了。新生怎么会到这里来接待新生呢？他们是什么时候报到的？他们之间怎么会那么熟识呢？

好像是看出了金超的疑惑，陆明说：“我在北京有一个亲戚，半个月以前就来了，在学校碰上了纪小佩，闲着没事，就和他们一道来接你们了。”

“哦。”金超应答着。本来这时候他应当介绍一下自己，为了避免再说方言，他决定什么都不说，站到一边去了。

广场上到处都是提箱扛包的人，有一种车站特有的忙乱气氛。赶火车的人满头大汗，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票贩子在人群中穿行，扫视着目标，喃喃着“有要票的吗？有要票的吗”；耗时间等车的人坐在地面上，悠闲地吃着雪糕，隔一会儿看一下手表；一个穿黑衣服的男人很响亮地把一口浓痰吐在灯柱上，任由浓痰在灯柱上黏连；巡逻的军警两个人一排，直板板地走着，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仿佛巡逻本身就是他们的职责……金超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感到很新奇。忽然，有几个壮汉没命地冲了过来，金超被重重地撞了一下，追赶着的是两个穿制服的警察，跑得脸上没了血色。人像潮水一样让开，没有一个人敢挡一下罪犯。有人说是票贩子，有人说是小偷，有人说是从东北流窜到北京的黑社会，刚刚洗劫了一家饭馆，扎死了两个人。黑社会成员跑过后，人群又合拢起来，广场又恢复了惯常的形态。周围高大建筑物上的窗户，像一只只眼睛凝视着人们。

就像所有从偏僻农村来到大城市的人一样，金超从精神上强烈感觉到某种压力，他觉得自己异常渺小，渺小得如同一只蚂蚁。

他只好又一次在心底里为自己强调一个事实：整个崂阳县二十四万人民中间只有你一个人考大学到了北京！这个事实会使他在陌生世界面前充满自信。在火车上他已经这样试过了，效果很好。果然，现在他内心又充满了自